

醫西宮玄稿

R2-7

D000

文
巫
官
玄
稿

醫官玄稿序

余續父祖之餘業。自志于醫。每謂讀醫書而窮海內矣。然祿微乏書。仍思古之人。食藿藜衣絺綌。亦苟生焉。何難之有。自然薄衣食。翫好之嗜。而壹盡力于此。已有年矣。方其廣施治療。而且游歷諸侯。日夜奔走。雖未嘗釋卷帙。亦惟顧台本之間如何已。及入爲侍醫。懸囊咫尺。日夜執掌。幸逢明時。渥賜恩遇。恭承典校醫書之事。以故得探府庫之秘。亦且特有恩命。許令購賜書。年歧陽。於是予藏書既富。涉獵稍博。乃喜謂宿志可達。不幸會國恤出。則班列於太醫令之末。方此之

時目患益甚。淚潛潛然而下。每爲悲哀之狀。身年五十而衰。同七十。喟然嘆曰。禹惜寸陰。今有書不得讀。五十六亦爲無用長物。天子天子。仍謂學者自博而至約。不如始約而不三博。予鑒者。雖小伎坑焚之餘。經方亦博。請言之。唐宋者。古雅誠醇。要言妙道。足農皇軒岐和緩扁鵲倉公長沙華佗所傳。而古先之遺也。金元者。曲說穿鑿。僻論附會。是潔古河間知悌彥修等所主張。運氣之妄也。明受其弊。遺禍至今。故無益之書。充棟而紙價徒貴。蓋經者。聖哲垂教之則。千載不刊之言也。方者。乃不然。有古者有新者。古者出于先賢。試效經驗之餘。新者

全出於後人億。逞無妄之製。要之潔古彥修之輩。不知古方妙用。猥曰古方不治今病。或曰執泥古方。夫古方固治今病。新方豈有治古病之理耶。假令二三有功。其經驗何若古方神妙哉。余嘗取其古經方當信者。彙爲一編。分爲九類。經則溯秦漢。方則迄唐宋。名曰鑒官玄稿。以玄尚白。更竢子雲於千載而已。本草爲藥石。初素問爲病機。初九竅爲鍼刺灸療。初和緩扁鵲者。名鑒冠冕。其治驗要妙。既出于左氏司馬。乃爲鑒案。初難經爲問答。初甲乙爲刪正。初湯液雖起于伊尹。傷寒爲法方。初金匱爲方書。初病源是一家言爲獨立。初脉經爲診。

視初。因類撰脉要也。總此爲原始類。鑒之當學之道。殆盡於此矣。又有術稱神妙。而令聞籍甚者。雖無述著。其微言要語。可爲繩墨。此爲聲譽類。晉有范汪。葛洪之方。然肘后尚存。范方已亡。唐初有廣利。廣劑諸方。如深師者。已見千金。其討論方法。可謂大備者。千金外臺之二書而已。此爲古方書魁。而以次金匱焉。凡方書之盛。無宋如者。當時士夫家。經驗戶試效。洩祕出藏。各自集方爲風。今取嗣于孫王二家者。十數家。是爲羽翼類。元明頗有類古者。取一二而附于楮尾。此爲擬古類。婦人者。金匱固有。唐咎殷而後。亦有數家。今以良方爲首。嬰兒

者。草創顛顛。亦邈焉。今以錢氏爲嚆矢。陳氏亞之。如痘疹者。古所全無。至晚近益精。故不列于此。今惟錢陳爲初明堂者。乃鍼經。何別立條。因後世端門者多。故標爲鍼刺類。如其漫記雜錄者。無所附屬。仍集爲說類。金元之間。諸傑輩出。鑒風大變。別樹旗鼓。邪說雲興。古道廢弁。其弊延及明。是潔古河澗實爲首惡。如張從政羅知悌朱彥修等。皆能爲雷同。恰似濂洛風。其淵源派脉。如佛家者流。貴道統衣鉢。故貶爲傳燈類。於是乎邪正相分得失相判。欲使舍博就約。正曲爲直。而以復古化也。天書不可悉信。亦不可不悉信。信其當信。而不信其不

可當信。今也此舉。非欲令夫人強信吾所篤信者。只告二三同志者。而令以知余早迷而晚悟云爾。

寶曆二年春三月 江都望三英

鑿官玄稿序

事不師古。古人所非。今世學者。莫弗知而言之者。然書有古今。道亦隨而遷矣。苟從其所遷而視之。載籍雖多。若求馬於唐肆。而末學庸受。既且不得。乃不達其意。而師悖。遂至曰。何以鄭人市履。信度不信。足生斯世也。爲斯世也。善斯可矣。在我而已。闔然媚於世。以爲智効者。則爲古可廢也。不知權衡懸而重益輕。斗石設而多益少。今所率由。既在舊章中。而不自知。則亦弗深考而已。不博不可考。不考不可擇。不擇不可精。不精取之不約。既博矣。既精矣。亦必有所習其心。然後觸機應變。術智

日生源委混混用而不竭。是爲得焉。其在其人與鹿門先生。所以有玄稿也。鹿門先生望君君彥。與余相識。旣且四十年矣。昔嘗謂余曰。吾家先世業鑿自國初時。旣以方技官於朝。祿高曾相承至今。子孫沾被國恩。誠亦湛矣。竊惟國家誕敷仁德。含生之物。莫不被澤。則吾儕疇人。晏然世祿。譬猶鱗介巨小。容裔洪海之中。多不爲濫寡。不爲乏。雖然。無功而食。君子所耻。雖無素餐之責。吾豈可坐縻廩祿乎。方技雖小。亦我所傳。因竭其力。而萬一供濟世之用。庶亦以報國恩。顧惟業由學精。學自博始。夫吾方技家之書亦多矣。而古今不相

得如存如亡。吾願悉取吾家之書博覽遍考。得其所歸。而後止。是吾素志也。非獨吾素志。吾家先世以來。乃欲以此報朝恩。是其所訓也。唯是家貧累多。不能如意。聚書爲憾焉。吾今食藿衣褐。忍免饑寒耳。而後升斗餘祿。盡充書費。務償宿志。庶亦可也。立志如此。於是積學累年。所見漸廣矣。既而輦轂之下。自公族至士庶。求治者愈衆。乃出其所習。試用不虛。見驗益多。無幾朝野翕然信其折肱。績庸昇聞。元文中特命與藥局事。又數選醫官。命校秘閣方書。望君與焉。皆能竣事。受賜褒賞。尋入列侍。醫拜爵。接遇優渥。以其宿志。命令縱購。

海舶來之書。事下崎陽。歲乃輸之。其藏大富矣。

德廟退還西城也。仍復隨侍。夙夜數年。至上賓之後。

出就外班。於是又謂余曰。吾嘗欲聚書得矣。欲闕秘閣。

得矣。居室苟完。家藏既富。皆莫非上恩也。今又少有。

官暇。抑宿志可償之時也。而自顧年僅半白。衰如八九。

十人。且俄遭國哀。精神殞喪。又適有瘖病。今乃奮然。

欲遍探金匱。遂其志。安可得哉。是命也。夫。命也。夫。博已。

不可得。不如約以守之。嗚乎。吾觀古先之遺。蓋金元以。

來傷之。吾欲考中古以上。雖闕哉。尚有其書存焉。此著。

玄稿。姑論所見。而述其要旨。非必弘行之世。是且續吾。

祖以貽孫謀。上以報國恩。下以垂家訓。雖不足償宿志。如是乎死可瞑而已。子之相識已久矣。得子之言。足以徵之矣。請爲吾序焉。余受讀卒業。乃曰。既是博之餘。而所見亦精矣。與夫固陋寡聞。局於一家者異矣。旣以試用。數歷取驗。然後言之也。與夫臆論懸度假飾一書者異矣。有是哉。通貫古今。得其要旨。班班可見。至其據此周於用。而援於古而不悖於今。蓋其在其人。乃知之也。夫六氣五情。古猶今。則今猶古。古果不可廢也。

寶歷三年冬十月

平安服元喬序

鑒官玄稿凡例七則

一古今鑒書。替史志及通志畧文獻通考經籍志所次列甚博。而其亡失亦多矣。有亡彼存此者。有彼固有此無者。或有彼此共存。又俱亡者。世遠時移。兵燹蠹腐。災害相同。所以亡逸也。今之所存。亦恐後世爲烏有。故有此書矣。

一唐耳伯宗初作名鑒圖。宋許慎齋亦從而作名鑒探源報本圖。明熊宗立補益作醫學源流。或如徐汝言李文清者。亦著歷代名醫姓氏。各載其書。學鑒者不可以不替也。今只取尤者而已。

一此書因馬端臨文獻通考李濂鑿史馬者以書爲次
李者以人立傳今乃從馬馬而李採之諸史傳記及
墓誌行狀今亦從焉。或因其著書節畧序文摭摭要
言。故其所鈔錄皆出于異手。而其體不倫。覽者鑒察
焉。

一編次爲九類曰原始曰獨立曰診視曰聲譽曰古方
羽翼曰擬古曰鍼刺曰說類曰傳燈古方者乃傷寒
金匱自在原始婦人小兒者在羽翼中不別立條其
如癘瘍口齒眼目者伎中之小數何足枚舉乎凡如
本編有所未論及者皆屬之附餘云

一五運六氣者。唐王冰妄作。宋陳言隨而唱和。共爲首惡。千載學者。爲之被愚弄可咲也。嗚乎。汝之所取者。吾所舍也。如劉溫舒楊退修者。言之污於口舌。乃殷之耳。

一今世學者。日趣末路。書賈亦應其好。故所重刊。翻刻書。元明居多焉。古書甚稀。只好事家。僅有藏古方書者。十襲自珍。不許借人。此亦職亡失之由也。余今所以極審記其興廢存沒者。爲欲令學者從事于此矣。夫伎之道。亦非書則不可傳。書非彫鏤不可存。然余也。志有餘力不足。尚告博雅君子云。

一本草者。證類爲原。今乃以綱目行焉。素問者。甲乙爲原。今乃以次註行焉。難經者。古註爲原。今乃以本義行焉。傷寒金匱者。宋校正爲原。今乃以仲景全書行焉。嗚乎。貴近賤遠。何相戾甚矣。余每憂之。要之非無刻于我。而乏書所致乎。是以古名醫之道。欲墮途炭。不亦悲乎。如何先達之士。當時不謀刻而以爲後學之助。可謂膚淺矣。然傷寒今幸存宋板。嗚乎。天未喪方伎邪。然世知之者鮮矣。余近亦得金匱善本。殆肖宋刻者。乃喜刻于塾焉。如其甲乙病源脉經千金者。既有刻而行于世。亦幸哉。外臺者。近時平安山玄飛。